

刘荣波 杨匡满 顾绍康 策划  
张立先 著

# 世纪之

# 坝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三峡总公司 编  
中国电力文协

刘荣波 杨匡满 顾绍康 策划

# 世纪之



张立先 著

# 坝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之坝/张立先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1999. 2

ISBN 7-5063-1660-9

I. 世… II. 张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4130 号

## 世纪之坝

---

作者: 张立先

责任编辑: 王 忻

装帧设计: 董学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有色曙光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57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6

版次: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660-9/1·1648

定价: 2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引 子  | “驯龙”:历史性的时刻·····   | (1)   |
| 第一章  | 三峡,多雾的岁月·····      | (5)   |
| 第二章  | 既生瑜,又生亮·····       | (13)  |
| 第三章  | 解读葛洲坝·····         | (24)  |
| 第四章  | 水位线牵着万人心·····      | (32)  |
| 第五章  | 困难与希望同在·····       | (44)  |
| 第六章  | “三峡热”,八十年代再降温····· | (60)  |
| 第七章  | 问三峡,何处是家园·····     | (73)  |
| 第八章  | 三峡,从历史向我们走来·····   | (93)  |
| 第九章  | 七十年长梦今日圆·····      | (105) |
| 第十章  | 穿山越岭出三峡·····       | (116) |
| 第十一章 | 沸腾的三峡·····         | (126) |
| 第十二章 | 坛子岭下铸军魂·····       | (135) |
| 第十三章 | 淹没线下的思念·····       | (145) |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神州暖风吹三峡 .....     | (157) |
| 第十五章 |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.....    | (165) |
| 第十六章 | 城址之感 .....        | (172) |
| 第十七章 | 另一种“三峡热” .....    | (179) |
| 第十八章 | 运筹帷幄,“预演”截流 ..... | (187) |
| 第十九章 | 三峡:筑起的不仅是座坝 ..... | (195) |
| 第二十章 | “苦恋”三峡的人们 .....   | (207) |
| 后 记  | .....             | (214) |

## 引子 “驯龙”:历史性的时刻

历史的指针指到公元 1997 年 11 月 8 日。长江三峡三斗坪。在这里,华夏子孙将与肆虐了几千年的长江展开最后的较量。

似乎一切都停止了,世界的焦点聚在了仅 40 米宽的“龙口”。

五年啊,弹指一挥间!一期围堰内大开挖的情景和纵向围堰混凝土的碾压场面,历历在目;临时船闸、西陵大桥、茅坪溪防护大坝、对外专用公路、下岸溪砂石料场……哦,场场鏖战,样样艰险,莫不为今天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而创造条件!

五年啊,圆梦谱新篇!三峡人工河——导流明渠于 10 月 6 日已正式通航,史诗般的大江截流也于去冬今秋实施两次大规模战略预演。有打破世界记录的技术实力,有十二亿人民的真诚祝福,今天——万名建设大军将在全世界关切的目光下,决战决胜,一举实现再次腰斩长江的夙愿!

风和日丽,坛子岭下 90 米平台,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、李鹏等期待的目光与南岸“建设三峡,开发长江”八个火红的誓言碰撞,脸上溢出欣慰的笑容;

金桔飘香,峡江两岸早起的山民和远道赶来的参观者,早

已在山峦间矗成“森林”，把希冀投入江心，等待着、等待着戗堤上即将出现的扣人心弦的举世奇观……

公元 1997 年 11 月 8 日。

8 点 30 分，庄严的时刻到了！

李鹏总理一声令下，排炮轰鸣，机声轰鸣！它似历史的鼓点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；它像冲锋的号角，激励着建设者的斗志，催促着数百台装满石料的大卡车循序渐进——

看下游，左右两个戗堤相互对峙，仅剩 90 米的龙口水流如注。两岸戗堤头，数台大马力推土机宛若骏马，高昂着头，随时准备着“檀溪一跃”。数百米戗堤上，巨型自卸车排成“长龙”，有节奏地缓缓推进：前一辆升起车斗，将石料倾向堤头，便轻快地驶向取料场；后一辆紧随其后，将石料泻向堤头，调头转向，一路歌唱……连续数车过后，推土机群并排参战，须臾间将堤头堆积的石山呼呼啦啦推入江中，然后，暂时退出阵地，让装满石料的大卡车来来回回鱼贯穿梭……

看上游，相距仅 40 米的左右两个戗堤遥相呼应，犹如两只巨人的手臂伸向江心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相握！两岸戗堤上同样是车水马龙，一派鏖战景象：数十车巨石在堤头上挑角一露出水面，立即有中石料和石碴车队首尾相衔，在戗堤之中部和背水面筑成坚实的屏障。料石基地的电铲、吊车快挖快吊，车车装满；堤上的卡车紧密追随，抛投自如；推土机群进得猛、推得稳、行得灵、退得快……龙口，在一寸寸收缩着，收缩着……千万双眼睛在盼待，千万颗心在狂跳！

此时此刻，十六年前葛洲坝大江截流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帘——

1981 年元月 4 日晚，以重达 25 吨的混凝土四面体组成的“葡萄串”威镇“龙口”，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大自然搏

斗，在万里长江第一坝——葛洲坝，创造了大江截流的世界奇迹。万古奔流、放荡不羁的长江，按照人们的意愿把主河槽从大江改为二江！不伤一人，不损一车，英雄的葛洲坝建设者把截流时间缩短为原设计要求的八分之一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！

历史把葛洲坝截流的 36 小时 23 分，凝固在电影拷贝上；  
人民则把伟大辉煌的 36 小时 23 分，铭刻在脑海心间！

江，还是这条江；人，还是这些人。所不同的是，三峡在葛洲坝上游，葛洲坝水库抬高了水位 20 多米，三峡大江截流围堰净高度亦相应增加 20 多米。

所谓大江截流，就是要在主河槽坝址的上下游筑两道土石堤坝，与右岸已修建好的纵向混凝土围堰一起，围成一个 62 万平方米左右的基坑，然后把基坑里的水抽干，在基坑内修建大坝和发电厂房。右岸混凝土纵向围堰，是在中堡岛原址上修筑的。它通往右岸的道路被导流明渠隔断而形成“孤岛”，石料和车辆机械必须预先布置在“岛”上，否则，截流时右岸堤头因缺乏石料和机械，无法向左岸进占；左岸为截流大本营，石料和机械准备充分。因此，截流的重头戏在长江左岸，截流观礼台也设在左岸。

截流不可能一气呵成，它的戗堤进占根据长江水情划分为三个时段。第一时段谓预进占，其时机选在汛期到来之前，即 1996 年冬至 1997 年春，上下游围堰填筑到一定位置就停下来，在江面预留下约 460 米宽的口子，技术上称作口门，使其过流通航，安全度汛。第二时段即汛期过后，抓紧时机将口门逐渐缩小到 280 米、170 米直至 130 米，这 130 米就是龙口；到达龙口段，截流就到了冲刺时段，这时的江水流速较之于预进占时段要大得多，要实现龙口合龙，必须精心策划，集中大量的

巨石，像扔集束炸弹一样，一鼓作气，将龙口牢牢锁住，迫使江水改道，全部由导流明渠下泄……

眺望龙口，心潮起伏，大卡车装载着电视机前亿万个凝固的期盼，往来穿梭；

回眸 90 米平台，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定自若，把必胜的信念写在脸上，将激励的目光投入江心。

时间，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；

龙口，在一寸一寸地收缩、收缩……

下午 3 时 25 分，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！

上游左右两个戗堤近在咫尺，堤头上排角波飞浪滚，战斗异常激烈：疲惫的长江左冲右突，倔犟地想把收缩着的龙口重新撕开，它抖擞精神，宛若脱缰的野马，嘶鸣着怒吼着夺路而逃；英雄的建设者斯时在两个堤头部署重石、特大石的特殊车队，排成矩阵，同时在堤头两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车斗，将石料掷入龙口……刹那间，龙口涌浪飞溅，好几块巨石稳稳地站住脚根，露出水面！

“好啊！”“再来一次！”

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十里工地一片沸腾。3 时 30 分，李鹏总理庄严宣布：举世瞩目的三峡大江截流共用 7 小时，胜利合龙！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！此时此刻，千万双闪亮的眸子聚焦：隆隆的马达声，悦耳的汽笛声、轰响的鞭炮声，组成跨世纪工程的雄浑交响曲！

千里峡江在此改道，

两座戗堤紧紧握手！

## 第一章 三峡,多雾的岁月

中堡岛在悠悠万里长江,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中堡岛在壮丽的长江三峡,却充满神奇!

说起来,位于西陵峡中段三斗坪江心的小岛——中堡岛,与我们炎黄子孙真是有缘。大约万余年前,中堡岛并不存在。与其说三峡工程选择了中堡岛,不如说中堡岛注定是为今天的三峡工程而诞生。

追溯中堡岛诞生的历史,可使我们了解古老长江的诞生过程和“自非亭午时分,不见曦月”的深幽峡谷之形成。

乘船过往三峡的人们不难发现,中堡岛南岸是“一江万里独当险,三峡千峰无此奇”的黄牛岩,其东面是“峰巅孤擎月,山势嵯峨半插天”之天柱山。此二峰裸露的水成岩层状剖面告诉我们,这一带在距今一亿年前后还是汪洋大海。你若有兴趣爬上海拔千米的高山之巅,定会有重大而新奇的发现:山顶上遗留着漫长地质年代古海底卵石和大量古生物化石。

古老三峡的形成,缘自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那场“燕山运动”。那时,这里的地壳向上凸成“黄陵背斜”,使黄牛岩、天柱山矗成我国早期之“珠穆朗玛峰”,成为古老长江之发源地,其西脉流入四川盆地,东脉则注入洞庭湖。

古长江之东西走向，经过了漫长岁月，终于导致了三峡的诞生。现在我们知道，黄牛岩之北，天柱山以东地质为花岗岩。这种颗粒结构的岩石虽坚硬无比，但却怕晒，尤其害怕风霜雪雨袭击。越是怕越是经不住风化崩解，久而久之，使流水下切而成为低谷，约在距今二千万年左右，此花岗岩地带终于形成宽谷……

中堡岛的存在，是大自然的“鬼斧神工”在长江三峡烙下的印迹，是历史留给后人解读的一个巨大的“逗号”。

似乎是天意使然，治理长江的“总工程师”林一山穿梭其间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并把它视作一条永不沉没的“船”：风风雨雨几十载，三峡工程几度遇险，万里长江几度波翻浪滚，这条“船”却总能幸免于难，转危为安。

由他做向导，新中国巨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发现和青睐这条“船”了。他们认定，这是一艘能够承载中国经济腾飞的宇宙飞艇。五十年代，周恩来登上中堡岛借走一截岩芯后，毛泽东便魂牵梦萦，诗情澎湃，祈盼着在此“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”了！

过去我到中堡岛，是撒网，想把半个多世纪的三峡梦，拧成纤绳，拉扯这条漂浮的“船”；

今天我来中堡岛，是圆梦，想把半个多世纪的三峡情，打一个结，珍藏在我心中！

近两万平米的沙洲啊，在过去，你凭借巫山的云雾，抛洒一片朦胧，我们看不清你的面孔；

弹丸之地的中堡岛啊，到如今，你沐浴改革开放的雄风，拂去岁月的尘土，我们终于认识你了，亲近你了，拥抱你了！

可是，你在哪儿？

江水滔滔，千帆竞过，仿佛是一夜之间，你从人们的眼帘

消失了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炮声隆隆,你匆匆地走了。

机声轰鸣,你永远地走了,走进最新最美的画图,走进万千建设者的梦境……

游览过长江的人,最感兴趣的是三峡。

长江三峡,“西控巴渝收万壑,东连荆楚压群山”。它是长江风景线上最为奇秀、最为集中的山水画廊,西起重庆市奉节白帝城,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,全长 192 公里,由著名的瞿塘峡、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所组成。

瞿塘峡以雄伟险峻著称于世。两岸双峰若合,断岩峭壁,宛若刀砍斧劈,被世人叹曰“鬼斧神工”:“纵将万管玲珑笔,难写瞿塘两岸山。”船驶峡中,游人定有“峰与天相接,舟从地窟行”之感。

巫峡则以幽深秀丽驰名。长江在此穿过“巫山背斜”,形成弧形弯曲峡谷,绵延 45 公里而不断,“山寨疑无路”是一种感叹,而“湾回别有天”则是无穷的乐趣了。两岸峰奇峦秀,美不胜收。

西陵峡滩多水急,暗礁密布,泡漩翻滚,激浪冲天,到处都写着险字和愁字。著名的险滩——新滩(青滩)、崆岭滩便在其间。历史上许多过往船只皆在此峡葬身洪涛,世人惊曰“千古三峡不夜航”!

评说三峡之美,可概括为四个字:雄、险、奇、幽。这里,无峰不雄,无滩不险,无洞不奇,无壑不幽。

万里长江,经“鬼城”,入夔门,连闯三关……匆忙中,遗失了一个画匣。于是,达官贵人,风流才子,山民和船夫,世世代代撰写着神奇,历史便演绎出许许多多动人的美妙的和

凄惨的故事：

达官贵人，用的是酒杯和筷子；

风流才子，用的是琴弦和彩笔；

山民和船夫，用的则是凝聚着辛酸和血泪的桨及纤绳……

长江，从冰峰迭起、雪莲丛生的青藏高原，汇集百川千流，横劈深山峡谷，浩浩荡荡奔腾而下，扑向大海怀抱。

长江，全长 6300 公里，流域面积 180 万平方公里，干流总落差 5500 米，多年平均入流径流量 9282 亿立方米，其水量相当于黄河的 20 倍。

众所周知，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，上、中、下游均有洪水灾害。汛期，我曾多次乘船路经被世人称作“九曲回肠”的荆江河段，观察到一种危机：上荆江洪水位高出北岸地面很多，肉眼可见沙市、郝穴等城镇许多房子的屋顶竟在水面以下！

这里大堤一旦决口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事实上，“不堪设想”的悲剧，在长江历史上频繁发生。究其来源，川江可谓罪魁祸首。据本世纪几个大水年资料，长江主汛期 7、8 两月，宜昌以上来水量占城陵矶洪水量的 60—80%，占汉口的 55—76%，荆江洪水则 95% 以上来自宜昌上游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宜昌发生特大洪水，就会导致中下游地区的严重洪灾，甚至是毁灭性的灾害！

据史书记载，自公元前 180 年（西汉初）至 1911 年（清末）的 2096 年间，长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 214 次，平均 10 年一次；1499 年至 1949 年约 450 年间，湖北境内江汉干堤溃口达 186 次，平均两三年一次；1788 年至 1870 年不到 100 年

间,长江上游接连发生3次超过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——

1788年(清乾隆五十三年),洪峰流量达8.6万秒立方米,长江干流沿岸及嘉陵江下游许多城市集镇都大水入城。荆江大堤万城至御路口决堤20余处,洪水冲入荆州城内,水深一两丈,房塌舍毁,兵民淹毙万余。乾隆爷震怒,一年之内连连下谕旨24道,严查严办对大堤督修不力者,并将荆江大堤由民堤改为官堤,每年拨专款修守不怠。

1860年(清咸丰十年),洪峰流量近11万秒立方米。屏山、丰都、万县、云阳、巫山、巴东、秭归、宜昌、宜都、公安等城市大水入城,城垣坍塌,人畜漂没无计。上荆江虽未溃口,但冲开了藕池口,大量洪水涌入洞庭湖,湖南遭灾严重。

1870年(清同治九年),洪峰流量又高达11万秒立方米,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,仅两湖便有50多个州县被淹没。

这年6月下旬以后,暴雨成灾。地处嘉陵江下游之合川县,“雨如悬绳连三昼夜,六日大水入城,深四丈余”。重庆磁器口“大雨十天,江上漂流人、物七日之久”。

万县志云:“六月十五日江水汛,十六日没河岸,十七日晒城根,十八日没县署照墙,十九日子夜,大雨彻宵,骤涨平明,县地陆沉。”

鬼城丰都,亦“全城淹没无存……”

奉节鲍超阁的墙上至今仍有石刻,令人触目惊心:“同治九年季夏洪水至此。”云阳张飞庙前也有石刻:“同治九年……”

秭归县,“江水暴溢,归州河一带巨涨,沿江水势几有越岭之虞”。

位于三斗坪镇的黄陵庙,大殿内楠木擎柱顶端,遗留着

“同治九年”的洪水痕迹……

1931年，长江水患殃及川、鄂、湘、赣、皖、苏、豫七省，共计205个县，淹没农田5000多万亩，灾民达2800多万，其中淹死者竟达14.5万人之多。

武汉，市区“大船若蛙丰浮水面，小船如蚁漂流四周”，洪水浸泡时间长达四个月。洪水泛滥时，“幸免者或攀树巅，或骑屋顶，或站高阜，均鹄立水中，延颈待食。不死于水者，皆悉死于饥，竟见有剖人而食者……”

1935年，洪水发生之时，致使“荆沙被水围困，形如岛屿。四乡人畜漂没，四舍荡然，并波及荆、潜、监、沔一带，为状之惨，目不忍睹”。

1954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荆江分洪工程抢建完工，荆江大堤也已经过大规模整修。但因洪水来势凶猛，虽以分洪方式确保了武汉，也保住了江汉平原，但灾情依然令人叹息：

京广线铁路交通命脉中断行车100天；

农田淹没4700万亩；

死亡30000人……

不妨把1870年的洪水与1954年的洪水作个比较：

1870年洪水通过宜昌的最大洪峰流量是11万秒立方米，1954年则为8.68万秒立方米，后者为前者的60%。

1870年的洪水，从水位高程看，在太平溪河段比1954年高10米，而在忠县至巴东河段，则高15—20米。如若再发生类似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呢？

据调查，沙市地面高程为32米，堤面高则是46.5米。有人认为：像1870年那样的洪水千年一遇。据史料分析，其重现期至少为820年，而按理论频率则为四千年一遇。

然而，理论归理论，1860年与1870年两次发生特大洪水，

相隔仅仅十年,这又如何解释?

水利专家最担心荆江大堤。追随毛泽东周恩来受命治理长江的“总工程师”林一山,之所以一辈子积极主张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,盖因这“九曲回肠”似的荆江河段宣泄洪水的能力有限,几十年如一日,他总是战战兢兢、忧心忡忡,害怕“狼来了”……譬如城陵矶附近河道,实际宣泄能力只有6万秒立方米左右,而1931年、1935年、1954年宜昌以上来水加洞庭湖四水的合成洪峰,均大于10万秒立方米!

每年冬季,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均要发动民工数十万人参战,可谓盛况空前。然而,整个大堤上升量有限,况且,单凭脆弱的堤防来抵御洪水猛兽,国人睡之安乎?

“荆州不怕刀兵动,就怕南柯一梦终。”

有人作过测算:如果再发生像1954年那样的大洪水,按理想情况调度分蓄洪区,仍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亿元。

物资财产有价,人命何价?!

按林一山的说法,荆江地区乃江汉平原之米粮仓,洪水白天堤决,将死人数十万;夜间破堤,就会有一二百万人民无处逃生……

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:一位暴君的宠信,当暴君参加宴会时,便在他的座位顶上,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高高悬挂,使暴君理喻帝王的忧患。后来,“达摩克利斯剑”一词便成了“大祸临头”的同义词。

荆江大堤之险境被人称之为“达摩克利斯剑”。

要解除悬在荆江南北两岸数百万人民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剑”,出路在哪里呢?

孙中山寻寻觅觅策划《建国方略》梦里筑坝于三峡;

中国工程师恽震等血气方刚,最早拟定三峡开发计划;

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萨凡奇，从美国闯入中国三峡，竟连续 45 天做梦，在黄陵庙与南津关之间，一下子选择了五个坝址；

“指点江山”的毛泽东，豪歌一曲，竟使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三峡将要“高峡出平湖”了……